

站起来的人民

王 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站起来的人民

王 林 著
侯 逸 民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站起來的人民

王 林著

侯逸民插图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寶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850×1168 1/32 8 3/8印張 9 插頁 197,000字

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0 定价(6)1.20元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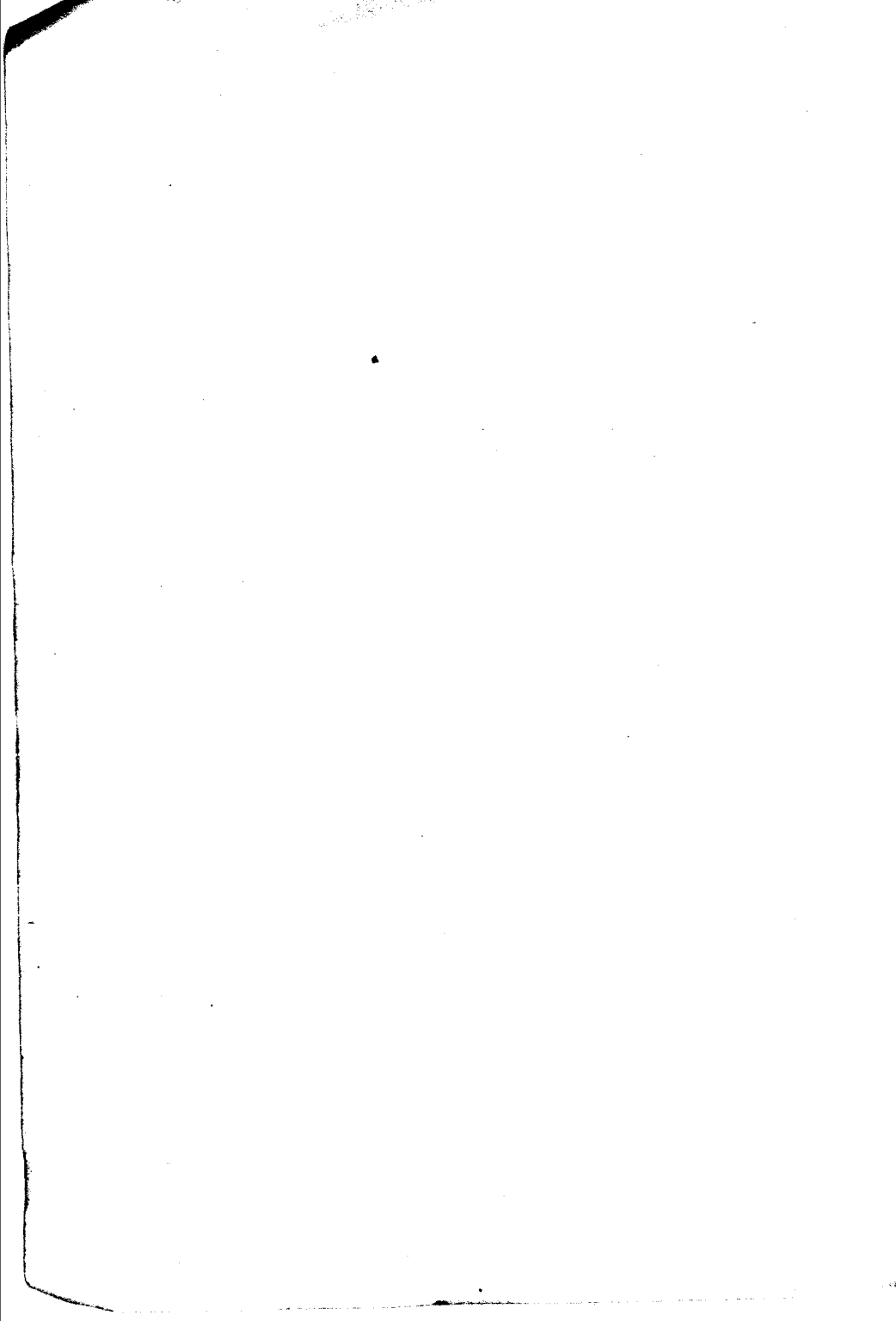
这部長篇小說，描寫的是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抗击日寇所謂“五月大掃蕩”的英雄史迹。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華北派遣軍總司令長官岡村寧次，親自指揮着几十万敌伪軍隊，用所謂“鉄壁合圍”的戰術，企圖摧毀我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消滅我冀中平原上的野战部隊和民兵組織。作者利用这个事件做背景，通过一个騎兵連長和民兵反掃蕩的故事，描寫我冀中人民在“持久战”这个战略思想指導下，怎样配合主力牽制敌人的力量，冲过層層封鎖綫，打碎敌人的鉄壁合圍，开展艰苦的地道斗争，燒毀敌人的崗樓，瓦解敌伪的組織等等一连串驚心动魄的斗争。

封面設計：秦 征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毛泽东：论持久战

CAD87/07



目 次

1. 緊急情報	5
2. 化整为零	10
3. 高房廣播	18
4. 反掃蕩總動員	22
5. 一件往事	27
6. 地下堡壘	33
7. 女自衛隊長	41
8. 納花字的軍鞋	44
9. 喜相逢	51
10. 崗樓跳舞	55
11. 心心相印	60
12. 所謂日寇“五月大掃蕩”开始了!	67
13. 孙悟空式的奇襲	73
14. “曲綫救國”論者	77
15. 分化	84
16. 問題复雜起來	89
17. 鉄壁合圍	96
18. 突圍	105

19. “一盞燈”	111
20. 騎兵連隊	117
21. 千鈞一髮	123
22. 爭取主動	127
23. 為了孩子和母親	131
24. 掏“王八窩”	135
25. 三角地帶	142
26. 神秘的夜	145
27. “火龍”封鎖綫	152
28. 不平凡的會見	156
29. 點綫間	160
30. 無形的力量	166
31. 新形勢新任務	175
32. 騎兵和戰馬	182
33. 堡壘戶	189
34. 家賊難防	193
35. 武士道	198
36. 慰問	207
37. 反清剿	214
38. 把敵人變成聾子和瞎子	221
39. 突然事變	229
40. 張網捕魚	236
41. 神奇的戰術	243
42. 站起來的人民	253

1. 緊急情報

1942年4月上旬一天下午，天空非常清亮，却有一团一团的黑云彩疙瘩。黑云彩疙瘩鑲着白边，像騎兵追击敌人似的朝北奔馳着。躺在冀中根据地后方医院帆布椅子上晒暖的一个騎兵連長，望着这些黑云彩疙瘩出神。

他望着黑云彩疙瘩出了会兒神，忽然站起，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动起来。

这个騎兵連長姓金，叫东海；个子不高，穿着黑粗布棉褲棉襖，样子也土头土腦的。他今年不过二十五六歲，腦門上却已經有了很深的皺紋；臉面板板的很少表情，可是令人感觉到他对于任何事情都爱用思想。

他的伤在大腿上，原來很嚴重，曾經打过石膏。石膏去掉不多几天，走路还不大方便。他住的这所房子是一家富農的閑院，只有三間新盖的磚北屋。北屋一明兩暗，房东住在东里間，东海住在西里間。住在东里間的房东，是那家富農的老当家的，白天不是回老宅吃飯，就是哄着孩子玩去。在这个院子里，也就只剩下一群从早到晚不住地刨食吃的鷄陪着东海了。东海不安地拄着拐杖走了几步，又把拐杖一扔，練習起騎馬蹲檔式來。紅冠子公鷄不知道怎么回事，首先吓得一炸翅膀飛起來，接着母鷄們也跑开了。

一蹲檔大腿疼得要命，东海赶忙直起身子來。拾起拐杖，捩着大腿像捩着一塊石頭，擲到帆布椅子上坐下，东海長嘆了一口氣。

“敵人在冀東和冀西已經開始了春季掃蕩，”东海默默地想，“接着也會在冀中發動……可是，我的腿，嘖，還是不能夠上馬！……”

东海順手從衣袋里掏出連隊上來的慰問信。這些信件他已經看過不知道多少遍了，他不是從那邊再找什麼安慰。他是想從那邊看出問題來。那些信寫的倒挺熱情，可惜太簡單了。东海希望知道本連的一切，信上卻只是熱情地問候連長、安慰連長，只是簡簡單單地向东海表示說：我們有充分決心和信心，足以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粉碎敵人年年要舉行的春季掃蕩。至於存在着的困難和問題呢？却一個字也沒有提。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五年了，反攻階段還沒有來到，敵人反倒越來越瘋狂了，戰士的心情能夠沒有波動？干部們的思想也那麼簡單？

他把慰問信放進衣袋里，掏出小旱煙袋來想抽煙。用力抽了几下，不通氣。氣得他把煙袋往兜里一塞，抬頭又望起天空來。“那些黑雲彩疙瘩，”過一會兒他自己問自己：“像是敵人逃跑的樣子？還是像騎兵奔襲敵人的動作？……”

四月里的冀中平原已經很暖和了。太陽晒在頭上熱辣辣的。不過八路軍一年四季只有兩套服裝，去掉棉衣就得穿單衣。东海想脫掉後方醫院發給的黑棉襖，黑雲彩疙瘩過來遮住太陽又有点儿涼森森的。东海把扣子解開沒有再脫。

东海晒着暖，望着朝北飛奔過去的黑雲彩疙瘩，眼皮往下一搭拉打起盹來。东海蒙蒙矓矓地忽然覺得護士長已經接受了自己的意見，從這一家富農房子里搬到另外一家基本群眾家里住去了。護士長為了優待东海才叫他住在這一家新房子里，可是东海一來就不願意。跟地主富農打交道，东海一向感到不舒服。在工作崗位上的時

候，为了統一战綫工作，他也勉強跟他們宣傳政策，可是“話不投機”，双方都挺不自然。搬到基本群众家里，东海觉得可痛快多了，坐在炕头上跟孀子大娘又說又笑地聊了会子天，就帮助房东鋤草去了。东海是扛長活出身，多日不摸庄稼活兒，手上反倒有点兒痒痒。兩口鋤刀唱“对台戲”，跟房东大伯比賽了一陣按刀，出了一身大汗覺得怪舒服。忽然从眼縫里望見偏西了的太陽已經發黃，緊接着往深山背后出溜。騎兵团战士們背着槍，在河灘上溜馬。外名叫“馬膏藥”的小战士馬小虎，把馬籠头去得光光地，跟他那匹“一盞燈”小黑馬戲弄着玩。老騎兵刘四海嘴里哼着小調：“快馬一條龍，騎上去冲鋒，”搖搖擺擺地走過來，屁股后边跟随着他那匹“雪里滾”白馬。刘四海看見馬小虎，嘴里停住唱，小鬍子一撇，頑皮地笑笑說：

“小兄弟，把表妹送給你的綉花綫鞭子，拿出來再給哥哥看一看！”

“去你的吧，老兵油子！”馬小虎臉一紅，扭身躲開他。

“哈！”刘四海故意吃驚一下，却嘻皮笑臉地追上去抓住馬小虎說：“你罵哥哥兵油子，还能不叫哥哥看一看！”

馬小虎要甩開他跑走，刘四海赶忙抱住小虎，伸手摸他的衣兜。馬小虎一边掙扎，一边用拳头錘刘四海。刘四海力气大，究竟从馬小虎衣兜里摸出一个花手絹包。馬小虎一見自己的秘密被人掏去，急了，拚命跳着夺。刘四海个子高，一手推小虎，一手往上举着手絹包，不叫他够着。刘四海把花手絹包抖擻開，里边露出來一个用綉花綫結成的小馬鞭子。战士們圍着他欢呼欢笑，馬小虎可就气得哭起來，倒在地上打滾。

金东海連長看到这种情形，赶忙跑过去批評老騎兵刘四海。

这个綉花綫結成的小馬鞭很有來歷。馬小虎參軍以前給地主放驢淨受气，表妹希望他長大了当騎兵，在一塊兒玩的时候給他用綉花

綫結成了個小馬鞭子。金東海連長去年住在他村里，他才15歲，就要參加騎兵團。東海勸他等兩年長大些兒了再參軍，他却拿出這個綉花綫小馬鞭子來說：

“表妹早給我做好馬鞭子，我等不得再長兩年！”

金東海很喜欢他，跟團首長一說收容下了。東海打算平素練兵帶着他，反掃蕩的時候就把他寄存在老百姓家里。哪想他參軍不到半年，學會了吹號，也學會了騎馬，不用鞍子就能像一貼老膏藥貼在馬背上，所以同志們叫他“馬膏藥”。他的綉花綫小馬鞭，起初很少人知道，後來不知道怎地一傳二，二傳三地成了全團的傳奇故事。老騎兵劉四海更愛跟他逗。

“劉四海同志，”東海連長綑着含笑的臉說，“你這當老大哥的，老跟小弟弟鬧！”

“是！”劉四海又滑稽又莊重地立正，舉手敬禮。

“哈哈！”戰士們大笑起來，笑他頑皮，又笑他從舊軍隊里帶來的機械的制式動作。

東海連長從劉四海手里要過綉花綫小馬鞭子和花手絹，細心包起來還給馬小虎。馬小虎並沒有真哭，接過綉花綫小馬鞭子手絹包，一剎轆站立起來，拍拍屁股上的土，罵聲“老兵油子！”一溜煙地往人群外邊跑去。他那匹“一盞燈”黑馬像小孩般地擰着蹶子跟着他也跑了去。

戰士們又哈哈笑起來，劉四海兩只手輪流着拈小鬍子，頑皮地鬧着鬼臉，好似也得到了滿足。

馬團長、陸政委和楊主任突然像一陣風似地跑了來。馬一停蹄，司號員舉起喇叭吹起緊急集合號來。

戰士們迅速背上鞍子，站成嚴整的隊形。

“同志們！”馬團長騎在馬上用他那河南腔調向大家宣布說：“毛

主席，朱总司令來了电报，反攻階段到了！”东海高兴得几乎喊叫出來，但是全团安靜得鴉雀無聲，只有馬匹用蹄子直搗地，好像它們也知道反攻階段來到了。“敌人已經开始崩潰，”馬團長接着說，“軍区命令我們：日夜不停地急行軍，迅速向各个交通干綫挺進，切斷敌人的一切归路！……”

金东海連当尖兵，不分黑夜和白晝向前飛奔着。天上不見星光，地下不見道路，騎兵团隊像天馬行空一般飛向敌人后方，炸毀敌人所有的鐵路和桥梁。敌人像一群野獸，乱成一团地潰退和逃散。騎兵团就像追赶兔子一般追赶着敌人。漫山遍野的群众，手里举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呐喊着、追赶着，堵截和冲殺敌人。敌人竄到这里被打退，逃到那里被包圍。抗日軍和群众的槍炮声、呐喊声和欢笑声响成一片，震天动地，真正是一幅壯丽的反攻圖画。

馬小虎騎在馬上，亞賽一貼老膏藥。老騎兵刘四海究竟有軍事素养，冲進敌人群里像赶羊，又跟玩弄狗熊一般把敌人引誘到懸崖絕壁上去。騎洋馬的李金亮那一班又勇敢又敏捷，簡直像一把尖刀，專往敌人心窩子里扎。

东海高兴極了，不断地和指導員聃个对眼兒。他們的兴奋勁头沒有办法能够压住。馬團長、陸政委和楊主任也很滿意他們這一連，一边行軍打仗、一边傳令嘉獎他們。东海騎的藏青馬也特別給自己露臉，又快又穩，比受伤以前更好了。……

可是东海心里納悶起來：这匹藏青馬不是跟我同时受伤、死了嗎？怎么又活了，比以前更快更穩当了呢？……

“登登”，大門外有人跑的声音。东海突然一驚醒過來，才知道方才只是一場夢！

这里叫“后方医院”，其实周圍离日寇据点不过30來里地，也沒有主力部隊警衛，一切依靠群众，依靠民兵联防警戒敌人、封鎖敌人。伤

病員在村里散住在各个老百姓家里，有了敌情也完全仗着群众掩护。敌情是經常有的，可是已經到下午三四点鐘了，金东海拄着拐杖望望偏了西的太陽，望望仍旧往北飄散的黑云彩疙瘩，心里想：“这时候了，敌人还敢出來？”

登登跑的声音，从房后头轉到大門前头來了。赤紅臉小通信員嘖嘖喘着通知东海說：

“金連長，有敌情，收拾好私人东西！馬上开飯，吃了飯赶快到院部門前大亮場里集合！”

东海長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語地說：

“夢想的是反攻，实际上是鬧敌情，真敗兴！”

2. 化整为零

“还有工夫开飯，”小通信員走了以后，东海心里推測着，“敌情就不会太緊急。”可是他又一想，“既然天快黑了还轉移，一定有大的情况！”于是到北屋西間收拾自己的东西。

一个游击战争里的革命軍人，能有多少私人东西？炕上放着一条土布被子，一塊土黃色日本雨布；血衣医院早收去，除了身上穿着的棉便衣，外边还放着一套替換用的襯衣襯褲。日用的牙刷、胰子、水碗和洗臉手巾以外，还有个繳獲的皮挎包。这个皮挎包，睡覺是枕头，行起軍來是万宝囊。里边有一本看旧了的“論持久战”、一本“雪山草地行軍記”、一本新發的“苏联紅軍战斗条令”、一本記事冊、一枝紅藍鉛筆和一枝变色鉛筆。比較新奇的是繳獲的日本匕首和小銅佛。另外，还有一双穿过的衲着“抗战到底”几个花字的軍鞋。

这种衲上字鼓励士气的軍鞋，是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常見的东

西，可是东海却很珍貴地用一条羊肚手巾把它包着。今天打被包以前，好像回憶什么似的，他又打开手巾包，拿起这双衲字軍鞋端詳了老半天，才慢慢包上，卷進被包里捆上繩子。

护士送飯來了，东海問她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敌情，她說她也不詳細。吃完飯，东海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給房东打扫屋子；打扫完了，捲起皮捲包，最后檢查了一下炕上炕下确实干干淨淨，並沒有可供敌人怀疑的字条和墨水点子。正要背被包去集合，护士又來了。她这次來是收拾公家的东西，見东海自己背东西，伸手搶过來，还要架着他走。东海想自己鍛煉鍛煉，只讓护士替自己背上被包。

东海拄着拐杖到了集合地点，伤病員們到的差不多了。瘦長臉中流兒个子的苏光政委早在土台上等着，來一个伤病員，他就看一眼，好像檢点人数，又好像告別。

苏光政委是参加过江西寧都起义的老干部，年紀不过30多歲，可是艱險勞碌的战争生活和多次的負伤，使他的年青的臉上早早起了皺紋。最后一次負伤是在百团大战第二次战役里。因为体力太弱，不能动大手術，肺門上的一顆子彈沒有取出來。上級照顧他，叫他到山岳根据地里長期靜养。他說農民群众太好了，又說前方的战士們还需要他，“有一分热，發一分光”，要求留在冀中后方医院里为伤病員服务。上級同意他的要求，叫他一面休养、一面工作，就地委派他在后方医院里当政治委員。

在养伤过程里，他就是團結伤病員的核心，担任政治委員以來，更成了全院最可敬愛的人。他說話細声細語，待人又和藹又真誠，有个小伤员說他像自己的媽媽，于是这个外号叫开了。伤病員、还有工作人員們都喜欢称呼他“媽媽”。

伤病員到齐了，首先講話的是他。他說司令部來了緊急命令，要我們立刻化整为零；敌人在鉄路綫上已經大量增兵，根据可靠的情报

說，日寇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要親自出馬指揮，估計這次掃蕩必定是空前殘酷的。我們的主力部隊不能拖着很大的“尾巴”作戰，因此所有的後方機關必須高度分散，掩護在群眾里。院部決定傷病員分三種辦法處理。第一種是恢復了健康的，立刻歸隊參加戰鬥。第二種是傷口長好，但是還需要休養一定時期的，帶着糧票菜金回自己家去休養；外地人員交兵站和村幹部，分散在基本群眾家里，訂好社會關係，平素就按父子兄妹稱呼，養成習慣。第三種是傷重病危，不能離開醫院的，也要化成醫療小組，分散在各個村子里。“常說我們跟群眾的關係，”蘇光政委末了加重語氣說，“好比魚和水一樣，今天更証明了這一點。只要我們不脫離群眾，甚么力量也戰勝不了我們！”

蘇光政委講話聲音很低很慢，可是土台下滿滿一亮場的傷病員，連出氣的聲音都沒有，一個字一個字地把他的囑托銘刻在心裡。

第二個講話的是院長。院長是個知識分子，年歲跟政委差不多，可是顯得又年青又漂亮。他很有口才，講話的聲調也特別脆生，東海的思路卻轉到別處去了。他想自己應當是第一類的傷員；“傷口已經長好，回隊伍硬鍛煉幾天就不要再疼了！”

院長念歸隊的名單了。念一個站出一個。歸隊的名單念完了，卻沒有念金東海的名字。

“報告！”東海大聲喊叫一聲，拄着拐杖站立起來就要問為甚么漏掉自己的名字。院長預先知道台下一定要有人提意見，對台下的呼聲連看一眼也沒有，緊接着念起暫時回家分散休養的名單來。這個名單上第一個就是金東海。

蘇光政委用他那溫厚的眼神看了東海一眼。東海知道政委一着急肺門就要出血，趕快壓住火性坐在被包上。名單念完，屬於第二類的傷病員差不多一下子都站立起來，証明自己完全恢復健康了，要求歸隊參加反掃蕩。

苏光政委慢慢走到土台中央，親切地望着要求归隊参加反扫蕩的伤病員們，活像媽媽望着自己的孩子。他表揚他們的抗战热情，却又加重解釋了党对伤病員的关心和爱护。站立起來的伤病員一个接一个地坐下了。

东海听到苏光政委的解釋嘟念了一句：“‘媽媽’光关心俺們的健康，自己可不关心自己！”一个剛坐下去的青年伤员听到这話，立刻又一拄拐杖站立起來，大声嚷着說：

“是啊，‘媽媽’光是关心俺們，自己病得那么厉害还成天价工作！”

“是啊！”伤病員們异口同声地一齐嚷嚷起來，“‘媽媽’光关心俺們，不关心自己，你比俺們誰不重要！”

“我沒有病，我好好地……”苏光政委一面这样声明着，一面用手按着胸脯咳嗽起來。一种沉重的感觉压住每个人的心，誰也不再言語了。靜默了一小霎，总务科开始發粮票菜金，支部組織委員也給黨員們發轉关系的介紹信，村干部和群众來欢送，归隊战士向医院致謝詞，向群众表示抗日决心……立刻又熱鬧起來。可是金东海悶悶地坐在被包上一动不动。他想起了他的騎兵团，他想起了他那一連騎兵。他想：指導員是个知識分子，又聰明又能干，政治認識也清楚，可惜遇見緊急情况不果斷；現在代理連長职务的副連長呢，也勇敢也積極，就是不大用腦子考慮事情。他更想起了排長、班長以及每个战士，最后甚至于每一匹战馬他都想到了，都像活动在眼前，手一伸就能摸到，“大扫蕩一來，他們更需要我，我怎么能够离开他們！”

在群众欢呼里，归隊战士整隊出發了。要回家休养的，按方向和路程坐上大車也陸續分散着。赤紅臉小通信員向东海一直走來。东海以为是來領他上大車。可是他笑咪咪地走近东海，把东海的被包一提說：

“走，先到‘媽媽’屋子里等一等去！‘媽媽’說要你跟着一分隊的